

南亞裔事工實戰分享

黃桂蓮



2008年，當我掙扎是否回到香港的東涌區(編按：香港這地區有很多南亞人聚居)事奉時，經常看見公車上的廣告——Big Business Has Arrived。是的，偉大的天國大業已經抵達香港了！從2003底至2011年的八年間，筆者曾以神學生、差會同工的身份、半職事奉或私下探訪關心南亞人士，¹ 都有不少的體會，茲分享於下：

香港的南亞裔

據2006年官方統計數字顯示，² 香港約居住了49,507名南亞裔人士，包括印度人、巴基斯坦人、尼泊爾人、孟加拉人、斯里蘭卡人。從歷史來看，香港的南亞裔早在一百多年前便跟隨著殖民地政府抵達香港，其中以印度人最早，人脈網絡最廣，生活也較為富裕，其中不少是富商。至於巴基斯坦人，相對地較為貧窮，從事勞動工作，如送貨員、地盤工人、物業管理員等。此外，也有作僱傭兵的尼泊爾人和他們的後人。

筆者也曾訪問一位印度帶職事奉的基督徒商人 Andrew Moses，得知香港約有6萬巴基斯坦及印度穆斯林，印度及尼泊爾的印度教徒則有4萬。香港的印度人中有商人、專業人士、工人及辦公室員工，也有家傭。其中商人及專業人士約佔80%，工人及辦公室員工約2,000人，而家傭則約500人。³

南亞人的特徵⁴

獨特氣味

南亞人有他們獨特的體味，很多人因此生厭惡。2003年，筆者初認識獻娜時，她每天總是穿同一件外套，我忍不住問她：「妳究竟有沒有換衣服和洗澡？」「我每天早上6時起來先洗澡才上學，一天至少洗澡兩次，我們頂乾淨呢！」她語帶氣憤。

在香港，因為有完善的水源配套設施，他們的體味要比在南亞本土的人為輕。而且，就筆者探訪所知，在香港的南亞人大部分已跟隨香港人的衛生習慣了，可以說他們在這方面已被同化，跟著港人步伐走了。

凶惡大聲

有些南亞人說話的速度快，令不懂他們語言的人覺得他們很不友善。他們離鄉別井，有時為了保護自己及家人，會擺出一副很凶惡的樣子來，例如在電話中很不友善地回應問題，不懂應對時會擱下電話，這可算是他們的自我保護。其實，與他們面對面談話時，他們都很友善。筆者初時也摸不著頭腦，知道原因後便釋懷。每次探訪他們家，都受到熱情的招待。

重視成就

一如華人，不少南亞人士都很重視子女的學業。我首次探訪比度的家時，他的父親已很緊張地詢問：「哪一所中學的素質較好而學費不那麼昂貴？」而另一位中產的母親也跟其他港媽一般，將孩子的課餘活動填得滿滿的，為的是增強孩子的競爭力。

多才多藝

在筆者眼中，香港南亞人士的孩子普遍都聰明伶俐，小小年紀已會數種語言：一或兩種家鄉話、英文、廣東話、普通話，有些也習法語，是一般港孩所不及的。

他們的確是多才多藝，音樂感特強；跳起印度舞來，有板有眼；拿起簫來吹奏，音調悅耳；拿著歌集來唱歌，和諧動聽，令人無限驚喜！

事實上，就筆者觀察，不少基層的南亞小孩的廣東話很靈光，而英文程度也相對不錯，基督徒父母若願意讓小孩跟他們一起玩耍，語言能力及跨文化能力一定可得以提升。所以，倘在街上遇見南亞裔人士時，可不要先行戴上有色眼鏡呢！

與南亞人的相處

筆者與不少的南亞人建立友好的關係，由感到懊惱的激動期至溫情期，再到如今的冷靜期，深感一切出於神，神的大能實在無法形容！

激動期

2004年初到東涌，教南亞小朋友主日學。因為我們在一間狹窄的電腦室上課，活潑好動的獻娜因而挑戰筆者的極限。有一次她竟然用水射向筆者，筆者怒不可遏，攔了她一下。在2009年的南亞文化之夜裡，筆者忙了一整天，但知道她們在弄食物時偷工減料，於是跟芭雅對質，而她竟惡言相向。無疑，獻娜及芭雅這對姊妹花比較難於「服侍」，但自從她們的父親於2010年死後，卻彷彿一夜間長大了。靠著神，早前不小心破壞了的關係卻能奇妙地修復。這只是筆者所經歷的一兩次挫折而已，其實，服侍南亞青少年與服侍香港其他青少年人一樣，是被神鍛練愛心的大好機會。

溫情期

踏進第二階段，筆者感到他們的真誠和關心。一如在南亞，一旦與婦女們熟稔後，她們會問：「妳這麼漂亮，為甚麼仍未結婚？」筆者會回答：「神會預備的！」有時，他們竟想介紹親人給筆者認識。看她們對人是如何關心！

筆者較深入認識他們後，探訪時可以一家接一家，甚至可以傳福音；這誠然是一大樂事。當他們知道筆者曾到他們的老家工作一年，並花了兩個月時間專心學習印度語(Hindi)時，對筆者無不「刮目相看」，這或許是筆者得到他們喜愛的原因。

在東涌，我們開辦普通話班、廣東話班、功課輔導班等，都是本著服侍的原則，甚得他們的信任，其中有兩位父母更給予筆者全權教導他們的子女；這無疑令曾受挫的筆者重拾對南亞人的信心。

向南亞人士傳福音，我們有幸結下7個果子，帶給筆者不少美好的回憶。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，教會的醫生向少年人分享人體構造，男女有別。當醫生叔叔用電腦動畫帶他們看婦女生產的過程時，笑聲響徹整個小小的房間，這是他們老家不會教導的課題。

冷靜期

過去一年多，筆者暫別南亞事工，專心讀書、寫作，但仍不時家訪、福音聚會、上茶樓與他們相聚。筆者也把握機會傳福音，有一位家長曾對筆者說：「那次妳向我傳福音時，我回答自己有十個教師，之後生了一場病。現在向妳道歉，因為我冒犯了妳，祢的神因而責備我，祢的神確實與妳同在。」神啊！祢的大能是我們無法理解的。

當筆者拿著印度語寫成的信主和蒙召見證唸給南亞婦女聽時，⁵ 她們努力聽，並表示明白，這種滿足令筆者永誌難忘。我也會在探訪時播放「耶穌傳」，與他們討論內容。一般來說，當他們遇到困難時，如生病及失業等人生危難時，他們是非常樂意跟筆者及同行的弟兄姊妹一起祈禱。

事奉的省思

筆者的服侍看似是付出，其實他們也在忍受筆者的冒犯，比方入屋不脫鞋。⁶ 他們對筆者的接

納，激勵筆者更努力學習印度語，以期能暢所欲言，與他們心意相通。

筆者在服侍期間，發現語言、文化都不構成障礙，因為筆者詞不達意時，他們的子女會作翻譯。使筆者感慨的是：參與的人數很少！筆者有時要孤軍作戰，幸好後來有小兵加入。無論參與的人數多寡，有神的同在，筆者心中也覺平安呢！

南亞人信主的需要這麼大，而參與的人仍少。他們已走到我們的家門前，筆者只想讓更多香港人知道，南亞人莊稼已發白了。因為遠離家鄉，他們的宗教約束力少了。假若我們能在這裡得著他們，並訓練成為門徒，他們回到家鄉時將是一個有力的見證人。

筆者認同胡志偉牧師於2011年11月25日在網上發表的評論〈「佔領華爾街」運動之反思〉中提到：「可惜是大多基督徒已失掉了對上帝國度在世間的想像，我們早已被堂會事務佔據，難有空間與心力為主再佔多一寸地土。」（見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網頁）

蘇偉亮牧師在〈教會要宣教，主任牧師要悔改！〉一文（見《今日華人教會》2011年10月號，頁27-28）坦然道：「我發現教會參與宣教所需的動力

與持續的心志，關鍵在於主任牧師有沒有不斷經歷破碎、放下和在神面前悔改……」蘇牧師把他過去27年帶領教會參與宣教的過程分為四個悔改階段，逐一道來。當筆者看到「為缺少天父的愛而悔改：帶領教會服侍鄰舍」一段時更為感動。求主教導我們能有一個普世的胸襟，關心這些失喪的南亞靈魂。讓我們不要太安於現狀、安於平庸，努力在世為主作更大的事情！

註釋

1. 南亞包括七個國家，包括：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尼泊爾、孟加拉、斯里蘭卡、不丹、馬爾代夫七國。
2. 資料可從香港政府網頁取得。按香港政府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報告所指的「少數族裔人士」乃非華裔人士，即亞洲人（非華人）、白人及混血兒，而黑人的數字則入「其他」一項。今日，數字已大幅增加。
3. 參筆者所著《型「南」駕到》（香港：天道，2011），頁159。
4. 參筆者所著《型「南」駕到》（香港：天道，2011）
5. 這些見證內容是筆者於2003年在南亞山區學習語言時由筆者口述，語言老師代筆的，筆者未能用印度語寫作。
6. 進屋前脫鞋是南亞人的習慣。他們有些口說不用，其實卻希望你能。

（作者在香港從事本地跨文化工作）